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吳曙天著

曙天日記三種

成都復興書局印行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目錄

在鄉間.....	一	一六
在上海.....	一七	九〇
在醫院.....	九一	一二六
後記.....	一二七	一二八

在

鄉

間

一九二七年——

八月二十二日

他買了本日記簿給我，我看了封面上的畫，就趕快歡喜地接在手裏。他自己也有本和我一色一樣的。他說：「寶寶，你寫的日記我很愛看，你從明天起把老實話寫在那本新簿上罷。我也和你一樣從明天起要寫日記了，大家比賽吧，看誰記得好？」

多麼可笑，什麼是老實話呢？他所說的老實話是什麼呢？寫日記當然照實說話，還變什麼把戲麼？

我把今天的事先寫一篇在這可愛的簿上吧：姑昨天來訪，今天一早她便幫了我許多忙，因為我們住鄉間，僱女工找不到好的，所以到鄉間住了一月了，還是

我自己做雜工，從打掃一直做到洗衣服，還得燒早飯。午晚兩餐交代給鄰近的館店裏了，有時也還須自己燒點菜。

我做着這些雜事時，時裏時着斷續的歌兒，有時他跑來拍拍我的肩，瞧瞧鍋裏煮的是什麼菜，胡亂的拌些鹽在鍋裏，我跳起來，他便溜了。

今天好了，他一早上的跑到田隴上去了，姑幫着我把喫的都搬上桌，又招呼他回來，二個人坐下大嚼，喫得大家的肚子脹大了，食物快從喉中擠出來了，大家才放下箸了。不知怎的，自己燒的東西有這樣好喫呢！

我們只有三間大屋子，一間是客室，和客室并排的便是我和他的臥室，客室後邊一間是堆東西燒早飯的地方，從那天起，這間堆東西的屋子打掃一下，便是他的臥室了，這邊一間我和姑住起來了。

他在後邊那間屋裏只睡了一夜，他就不耐煩了，時時來拉着我到後房去親吻，弄得我把什麼事都放下了，一堆衣服一件也沒洗。

天呀，他真瘋了，大白天也要我把衣服全脫了，帳子也不該放下來，他真瘋了吧。

八月二十三日

我因為昨天沒有洗衣服，所以今天只好趕着洗了，但是還不省事，又來拉着我的手，把泡衣服的盆也掀開了，只教我跟着他到後邊去，他說：

「寶寶，你給我親個嘴，我便到校裏去了，今天說不定要到晚上才回家呢！」

「早點回家不可以麼？」

「校裏今天要開撈什子會議呢，那裏能夠早回來呢。我真不願意去，在你旁邊多麼快活！」

「快去吧，不早了。」我說着，他才走了。

晚上我們和帖三個人從飯店曉了回來，在黑漆漆地路上，像瞎子似的摸路，還閒談着。他因為有事去找蕭先生，就和我們分手了。我因為那條路很黑又寂寞，心裏實在不願意他去，爲了他有些緊事，也不好去阻擋他，我只好的了帖送他去，一直送到謝家門口。

帖和我在黑路上走着，覺得很有趣。

「假如在房中受蚊子的咬，還不如在田間走一夜呢。」我這樣說。

走到三岔路口時，盤着這些店門口的人們，茶攤上的人們，都是很好的畫材，便想到在電線桿底下——借着電線桿上那盞燈光可以畫畫。但帖說不相宜，還不如拿了書來坐在電線桿下的路燈旁看，比較有趣味些。

在幽靜的路中，帖雖然和我談着，但我的心不時要飛到他的身上去，覺得他不在身旁，便有些落寞似的。

八月二十四日

今天我剛打掃好，就來了許多客。王先生說我爲什麼不住到上海去，我告訴他說，上海我不歡喜，而且這學期我並不想教書。不久，沙先生亦來了，他是來找姑的。

姑坐在廊下，沙先生便坐在她的旁邊，他們在談話，我不敢走過去，恐怕他們不喜歡我聽見他們的話，所以我避走了他和王先生，我便一個人躲在房裏。我想：沙先生愛姑，同時他又愛平，這樣三角戀愛，又加着三角都是智識階級，又加着文人和狹窄的女人，無論怎樣也是苦悶的。他們還講實際的三角戀愛，這真是傻瓜才願意經驗呢。姑才來了兩日，躲到這裏來的，沙先生又跟屁股來了。

我這樣想着，不久，我就遇見姑在哭泣，我走到窗下去望，沙先生的臉上也不很高興。不知怎的，我很想把沙先生趕走了，覺得沙先生又把姑欺侮了，但是

「我又怕他們說我在偷聽他們，終於又臨足走到原位上來。」

這時他從校裏回來了，擺着我的手說：

「寄寶，你一個人在這裏幹麼？」

我連忙用手指指着窗外低低地說：「他們在打架呢。」

「沙先生未走麼？」他說着又拉着我走，「讓他們打架吧，我們也到後房去打架去吧。」

八月二十五日

早上做着零碎事，我好像打轉一般的忙着，因為我常常顧慮，在衣未起身以前，把事情全部署好了，房間與料理得整潔，碗呀，碟呀，都弄得清潔，然後衣起來了，就喫着我燒的麥片粥，雞蛋，喫好了，便可以坐到清潔的桌傍，去領略粥的香中趣味，我覺得應該讓他享些家庭的清福！

然而這種事究竟做不慣，我也只會看書寫字。做着這些零事，好像腦子也遲鈍了，頭也有點發昏，所以事情做了一半，便覺得沒有力量了。

表常常替我擔心，他看見我洗衣服，便嘆氣的說：

「寶寶，你真不要命了麼？你不會享一點兒福麼？」

「我享了不少福了，有你愛我，什麼地方都有福了！」我笑着說。

冰冷的水，一桶桶地從井裏汲出來，我那裏汲得動呢，然而無可依賴的時候，自然有了祕訣了。今天又要洗衣服了，又要試着汲水的藝術了。

我走到井邊去，看見井口上披了一塊大紅氈子，仔細看看，氈子底下有人伏在井口上，還有兩隻腳露在氈外面。我很奇怪，我說：

「這是做什麼呢？」

房東告訴我說：「她爲了打發財票。」

我不懂她們的意思，我便走到房裏來了。但是我們後窗，正對着這井，我好

奇的從窗口窺著她。

忽然那女人將紅氈子掀開了，她撲頭汗，一手抹着，一手對房東說：

「看見了！看見了！」

我仍不懂她們的意思，不過猜起來，總該看見財神了吧。第二天，那個女人便不見了，房東又告訴我：

「她到上海去了，預備去領獎呢。」

我聽了不覺好笑。

八月二十六日

衣常在人前拉我，要我坐在他的腿上，坐在人前和我親吻，假如被人家看了好笑，他自己也好笑，更得意似的。我只有點難為情。

他近來睡在後房，便天天要拉我到後房裏去，他玩着我，我也玩着他，後來

有客來了，我們纔不玩了。

今天客來的多，載君問我爲什麼不住在上海，我告訴他，一則爲了鄉間空氣好，適宜養病；二則生活程度低；三則離學校近；四則我怕上海的悶熱。

沙先生又來找姑了，他真大苦了。他爲什麼要實驗三角戀愛呢。那真是自討煩惱。

沙先生瘦了，聽說平現在很利害，常常說要用手鎗打死他，要他找錢來給她看電影，所以姑決計離開他們了，爲了怕平妒她，生出什麼事情來。

姑雖然是一個強者，然而在愛的魔網裏，翻筋筋斗也夠喫力了。

八月二十七日

午飯的時候，衣沒有回來。菜擺在桌上，我真不願意吃，但是爲了姑，我只好陪她吃了。

他不回來，我的心總是空虛的，無論走到什麼地方，都覺得空虛。站在階前喊我說，

「美人蕉開得真豔麗呢，剪幾枝插在花瓶裏吧。」

我的心已倦了，我說，

「我想睡了，等一下再剪好嗎？」

我睡醒轉來，衣仍舊沒有回來，我嫩嫩地和站說：

「太陽快下山了，他不來喫午飯，難這晚飯也不回來喫麼。真有點奇怪啊！」

「

我說着這話，心裏格外空虛起來，而且眼前好像一亮，看見車道上有鮮紅的血影似的，心裏便有些寒顫了。我說：

「啊，火車的軌道，恰恰在學校旁邊，真叫人擔心啊！」

站說，「沒有危險的，火車軌道有兩條，車來時，他可以跳到別一條軌道上

去的。」

我總是担心得很，我邀着帖去接他。我們走到車軌旁，看見險些等紅的男生，圍着買青蘋果。公共汽車上坐滿了人，是到上海去的。

我們一邊看着，一邊走着，走到學校門邊時，衣也從學校裏走來了。

我見着他，我說：

「你為什麼到這時候還不回家呢？」

「你還說呢？我今天那裏有空？在學校裏做了一天的文章，替人家做文章，

裏頭痛呀！」

帖提議，到咖啡館去坐坐。這裏那有咖啡館呢，只不過小小的館店可以走進喫一杯咖啡茶罷了。

我們走進一片小店，學生們已擠滿了，他們都在那裏喫晚飯了。我對咖啡館裏，順便買了些麵包牛油，便散步回來了。

八月二十八日

昨夜蚊子太多了，嗡嗡地叫着，在我的頭邊。有時牠們便不客氣，叮在我的手臂上，我因為不讓牠，一夜不能睡得安逸。

爲了昨夜不好睡，衣進來時，我這睡在床上。他要拉我到後房去睡，拉了半天我不肯起來，他說：

「不起來麼？我壓你了，我壓你了！」他一邊說着。一個身子壓上來了。

「呵，壓死了，討厭啊！」我嘆了。

「上帝生你，是給我壓着的。」他吃吃的笑。

「上帝生你，是給我打的。」我的手不由的打着他的背。

站從外面好像要進來了，他纔放鬆我。

喫了早飯，我們三人又出去了，因為鄉間的空氣很新鮮，我們都願意去走走。

門口的青草地上，常常有幾隻小白羊。今天我們剛出門便看見一隻可愛的小羊，「咩！咩！」的叫着，叫得使人難受。

我說，牠是在喊媽媽呢，牠一定是一隻迷路的小羊，找不着母親了。

我們便在草棚裏去找，替小羊找母親。看見路上有兩隻大羊，在嗅着草，然而我們不知道那一隻是牠的母親，我想把小羊抱到大羊面前去，我又不敢抱牠。牯說，若是那兩隻大羊，有一隻是小羊的母親，牠一定會過來的。我們好像放心了。一脚跨進鄭家花園。

花園裏的一切樹木，都很整齊，旁邊有一個茅亭，一個小池，有紫藤花架，有一片長方的草地，平臺上有三間屋子。

我們都坐在草地上晒太陽。我說我年老了，有這樣一個花園，有這樣三間房子，那就什麼都不想了。我的希望在衣看來，是太小了。

但是牯說，她比我的希望還要小，她只要兩間房子就好了，一間書房，一間

臥室，會客室最好不要。她不希望有多的客來，只要每天在空的時候，有一兩個朋友來談談。一兩個朋友可以坐在書房裏談談便好了。

衣想起學校裏還有事，便走了，我們始終沒有聽見他的大希望是什麼。

八月二十九日

鄉下住着是挺好的，我們住房的前面是一個花園，裏面有兩座小洋房，每二座洋房的房東，都是老處女，而且都養着四五個女孩子（那些女孩子都是抱來的）。院子裏種着各種樹木，花草，也有青菜，玉黍米，和什麼糧食。這兩家人家過得十分平安，有規律的，有時她們便帶着孩子，到上海去看看親戚。

我們的房是靠近前面的院落，階前有紅豔的美人蕉，長而綠的芭蕉葉子，一早上就聽見鄰家的雞鳴狗叫。我長了這樣大，沒有在鄉中住過，現在住在鄉中覺

覺得十分安適。

我們剛搬來的時候，我和衣說：

「我願意做一個鄉下人，鄉下的環境是我所愛好的，我想和你永遠住在鄉間。」

他說，「好罷！等我積點錢，在鄉間造一所我們所愛好的房子，我做文，你作畫，過着一生罷！」

我們當天都決定住在鄉間的。然而現在又不成功了，明天便要到上海去了。我懶懶地運着東西，我好像聽見上海兩個字，就覺得煩厭了。我對衣說：

「你喜歡住在上海，你去吧！」

「也好，不過你住在鄉下，沒有人替我蓋被了，而且兩邊開銷太大了。」

「我不去啊！」

「除非把事情辭了不幹，不然只能住在上海，學校有許多事情，都要到上海

去接洽的啊！」

我說什麼呢？我們只有同住在上海了。

明天就從真茹搬到上海去了。

在

上

海

九月二日

我今天和王太太到北京路去，看着傢具還便宜，就買了幾件傢具，都是白色的。

在路上，我想起我們在北平來了，那時我們的小家庭，確是很舒適的。租了一個小院子，裏面有七間小房子，我們佈置了書房，客室，臥室以外，好像還多一間呢，傢具都是小巧的，適用的。

那時常來的客，便是鐵民，吳廷邦，房仲民。仲民差不多每星期都來一次，我們同她去玩玩郊外。

北平的確好，我有時很想飛回去。現在住在一個三樓，晚上，隔壁人家男女在床上歡笑都聽得見，真創體呢。

九月四日

今天有一點閒暇，我們便在弄口閒散着。看見賣金魚的挑夫，他便歡喜的買了五尾大小的金魚，拿到家就養在玻璃罐裏，擺在她的書桌上。

賣魚的人告訴我們：只要餵牠飯光就好了，然而衣是一個小孩，他一下子高興了，書架上有的是他的點心，他順手都取下來，一塊一塊的弄碎了，不住手的餵着。

我怕他將好端端地金魚弄死，時時囑着來阻止他。「牠不是小孩呢，假如是小孩給你餵得這樣飽，也要脹死了。」

「不用說了，你也沒有小孩生給我玩玩！」

「我不想給你生小孩，有你這個小孩已經夠了，我夠忙的了。假如你要小孩，我只好請別人來養了！」

「不要吧，等年老了，到育嬰堂抱一個來！」

「不好呀，到那時我一定給你找一個人來，我可以走開！」

「我離不開你，不讓你走！」

九月五日

我換了一塊錢的銅板，擺在窗檻上，他臨到校去時便抓一把進了袋——昨天也是這樣的。

我說，「你怎麼又抓人家的錢，你的呢？」

他說，「我沒有了，你是富翁，抓兩把有什麼要緊呀！」

多麼可笑！他自己的錢放在最裏面一件小衫袋裏，藏得那樣好法。因為我說他用錢太費，所以他想了這樣一個辦法罷！

當然嘍，他的和我的都是一樣的。然而我們常常在搗亂似的分，家弄到後來總是誰搶是我的！算了罷，以後再不分了，大家夥公用好了！

九月七日

我走到窗前去望望天色，可巧一個外國老婦人亦在對面曬着。她不覺的對我微笑，她的神情很可愛，她似乎常常對我那樣微笑的，今天總被我發現。

我記得，那天她拉了一隻小狗，她滿身是中國的老布衫裙，打扮得完全像中國老婦人一樣。我望着她想：假如將她頭上一頂外國式的帽子摘下來，她的樣子與我的老祖母有何分別呢。

她望着我微笑！

她住在我的對樓，她的一舉一動我都看得很熟；然而我覺得她很孤獨似的。她除了一隻狗，還有服侍她的女僕。

天晴的時候，太陽便很早的晒了她的三樓。那時。她的女僕，便搬出幾盆花，在樓臺上晒着，灑些水在上面。她接舊就走到二樓來用又慢慢地將窗帘掀在一邊。那時，我可以清楚的看見老婦人還睡在那裏。有時看見她着了睡帽，睡衣在起來；有時她在用兩隻遲鈍的掌慢慢梳洗着。

她的動作都現着靜默與遲鈍了，只有她的微笑，令人想到她年青時的影子！

九月八日

午後我買了一隻鴨，阿高說：不殺掉恐怕會瘦了呢。她便要殺掉牠，然而她沒有胆子動手，後來請王太太動手了。

她不是殺死牠的，簡直用刀鋸死牠的，呵，鴨子的血濺了一地，牠慢慢地死了。我真不敢看牠，跑到樓上坐著來了。

我想：下次再不買了，使她們演這樣的殘忍的戲劇，我怕看了！白花錢，鴨子的肉使我嚙不下去！

九月十日

阿高送上來一張明信片，我看了明信片上的畫，使我很不高興！

他們太不懂事了，這樣冷靜而且荒寂的一座墳墓的畫片，應該給我看麼？應該送到這裏來麼？

我們現在有的是，甜蜜而熱烈的愛情，恬靜而有詩趣的生活。我看了這張畫是要咀咒的！

我告訴阿高，以後有誰送明信片來，請她看一看，如果是這樣不好看的畫，請她不要收留，退回去罷！

午後看了一本小說旅途，興味還不錯。並且我覺得他做長篇小說時，很可以信這篇旅途來參考一下。

九月十一日

衣的學生王君住在我們對面，王君是一個好學的人，因為家境不好，讀不起書，現在家中賦閒。

王君今天在窗口望見我，他問我：

「章先生在家麼？」

我說，「在家呀，你來玩好了。」

他便來了，他說跑了四天了，一個錢都找不到，明天船要開呢。他爲了去謀事，要到北方去。

我想，一個好學而沒有錢的人，我們應該幫忙他，但是一想到自己的錢也用完了，還說什麼呢。

衣走來和我說，拿拾塊錢給王君，一邊很抱歉的對王君說：「假如是月底就好了，便可以多幫你一點，現在拿不出多的來。」

等王君走了，衣說：

「我想了好久，給了他錢，自己便沒有錢用了。但是想了好久，只能給他。」

我在旁邊解說着：

「有什麼法子呢？好在月底快到了吧，我這裏還有拾塊錢，省一點用好了。」

我們想想，自己真有點苦，我們兩人什麼嗜好也沒有，穿也不講究，衣服更夠穿，沒有一件好衣服。但是送款到那裏去了呢。

東面伸一隻手來，西邊伸一隻手來，一個月總有好幾隻手伸過來，有什麼辦法呀。

九月十三日

小峯和漱六來，等衣好久，已不見回來，我們便去尋魯迅先生。

我們在北四川路上，看見魯迅先生很快餉走着，我們只看見他的背影，我們用很大的喉嚨叫他，但他沒有聽見，不知他在那裏想什麼？

我們一直跟了他走，走到他家門口才看見我們，我說：

「我叫你好幾聲，你都聽不見。」

於是他便「咳！……」連着咳了幾聲，他說這便是補足以前沒有答應

的。

「我們在路上買的良好栗子，打開了大家吃，建人先生說，栗子是越小的越好

吃。

「是的，衣萍也是這樣極小的吃！」魯迅先生在裝佯似的，訕笑着說。

「我是一個笨人，沒有聽懂他的意思。」許女士說

「不要理他，你理他，你一定吃虧的。」

這時候我才明白，他在拿栗子象徵我了。

我看看他的腳，他忙向着我說；

「看什麼，沒有小姐們漂亮。」

我說：「陳嘉庚公司，快興隆了！」

「並不介罷，因為這種鞋子，我已經穿了一年了。」魯迅先生說完，哈哈大笑。

他雖然是老人，然而頑皮得可以呢。

後來衣的請帖來了，邀我們大家到中有天去吃飯。

我不知道中有天就在橫浜橋，所以走出弄口，便想叫車給大家坐，但是一路上洋車很少，我怕他們走累了，提議坐電車。

誰知道中有天就在橫浜橋呢，魯迅先生走到中有天的門口，他對我說：

「在這裏乘電車吧！」

我快停下來說，「乘電車吧。一忙着向小錢店去兌銅板。那裏知道又上他的當了，假如不是許女士來拉我。」

九月十六日

天陰。衣巾風還沒有好，所以更微膩了。我起來了，又被他拉着睡下了。

昨天已決定分開來住，一人在上海，一人在鄉下；然而過了一個夜，又把那個主張趕走了。我想，我們是不能分離的，還有什麼辦法呢？愛情永遠阻礙我們，我們永遠受牠的箝制。

我做了一個夢，好像手裏抱着誰家的小孩，我很歡喜他，抱着他走了許多崎嶇的山路。以後又夢到一個害怕的夢，好像從什麼高山上滾下來了，一手攀住一塊石頭，叫起來了。

衣把我叫醒了，他問我為什麼這樣叫？

我說，「我差一點跌死了！幸而抓住你的手。」

他說，「把身子靠近一點罷，省得有人欺負你呀！」

我說，「母親常告訴我，夢見小孩子，要被小人捉弄呢！」

他說，「你真是小孩子，母親的話是靠不住的呀！」

我用手扭着他的腕，說：

「你的話我不相信！」

九月十八日

天雨，我沒有想到慧君在這樣的雨天，會來看我的，我很高興。

她是替我送鞋來的，她替我定了一雙鞋，因為樣子不好，她又替我送去修改，在這樣的雨天又把牠送來，這真使我難爲情呀！我的事情，麻煩她跑了好幾次了。

慧君說，教我把鞋再試試，看樣子對不對？我心裏想，不要試了，如果試着不好，她又要拿去修改，這樣的麻煩人，我寧願不穿鞋的。

她一定要我穿穿着，我只有穿了，因為高筒的鞋子，是很難穿的，即使穿上了，那些帶子也要弄好些時候，我剛剛穿了一半，便有人來打門了。

來的客人是林玉堂先生的令兄，我還沒有見過一遭呢。我把穿着半隻鞋的腳，躲在門後，不敢伸出來，一邊却讓他進來坐坐。然而，他好像發現我受驚的樣子，眼睛朝下望了一望，終於不肯進來了。

客走了，慧君和我大笑！

九月二十日

衣說，「我夢見一個可愛的夢境，似小說的意味。我和她坐在柳樹下，旁邊有一條小河，小船就在河面上飄着。我們講了許多可愛的話——甜蜜的情話。那個情境真醉人啊！」

「夢見和誰呀？」我笑着問。

「不告訴你！」

「橫豎我知道你又夢到誰了，你不告訴我也好。」

他說，「那味道真好，不告訴你，不告訴你……橫豎不是夢見和你……」
「我也夢見一個可愛的他，我也不告訴你，不告訴你……」我說。

九月二十一日

他從學校上課回來，我覺他十分累的樣子，我替他脫去雨衣，將床上的氈子拉開，想使他休息着；但是他說，他想喫，並不想睡。

娘姨有事回家了，我便去煮了粥和菜，拿來給他喫着。

我摺着雨衣，便掏出許多信件，其中有一封是女朋友寄來的，我翻開看了，然而最後的一頁信找不到，我好奇的問：

「最後的一頁信，你撕了麼？你故意丟了麼？」

「呀，那樣胖的，蠢的女孩，我怎樣也不去戀她的，請你放心罷！何必追問呢。」

「我寫的是看那一頁信呀，你何必不愛胖的女孩呀？胖的女孩自然有可愛的地方，至少她的肉的美，會使你顛倒！」

我們息燈睡了。他摸着我的胸膛，他說，「刁尖的人兒，我愛你呢！」
「臭貨，誰要你愛呀！」我的手摸着他，這樣說着。

九月二十三日

他在給一個女朋友寫覆信，這不僅是他要寫，我也在這裏催着他呢？
然而他竟故意搗亂呀！他說，「你出去！我要好好地寫一封信給她。你在這裏，我便不得自由，信要寫不好了！」

「我出去就是。」我說。

他忽然告訴我：「我寫好了，這是一封甜蜜的情書呀，我黏上郵票帶着走

了！」

「稀奇呢，你爲什麼要告訴我？給女朋友寄封信，值得這樣叫麼？」我不覺笑了。

他走出去了。我抽開抽屜找鉛筆，看見有一封黏了郵票的信，這正是他將了得這寫的！「爲什麼不寄出去呢？」我有點奇怪了。

我想拆開看看罷，這也算不了偷看私信的罪過！我便拆開看了，其中沒有一句要緊的話。呵，他爲什麼連一句愛情的話都不敢寫呀？給一個女人的信。

他沒有胆子，他沒有胆子愛兩個女人！

九月二十三日

天晴。

衣在昨天寫了一篇過年的戲劇，他自己說可以算得諷刺劇，一個早上，他就整理着這篇東西，一股勁兒，和他說話，他也聽不見似的。好像我喜歡畫畫一

樣，我從前畫畫，一天可以伏在畫筆畫紙中間，什麼東西都不顧了，星期日也懶得去玩，所以我母親常在人前說我用功，其實不一定是用功，只是一股勁兒。

鐵民來，他對我說：

「今天我寫信去罵太太了，她現在退化完了，住在鄉下，使做鄉下人了，寄給她幾本書，她來信上總不提起。她現在只會養豬，養雞，洗衣服了，信也不大寫來了。」

我說，「她有兩個小孩，不用什麼人，自然夠忙的了。養豬，養雞是鄉中的趣味，也許她有那種趣味。」

「那裏是這樣，她竭力要做一個好家婆啊，她會那些東西，鄉下人便稱讚她詭辯。」

我說，「一個女人，好像容易被人家負的呢。鄉下用禮教來拴住她的靈魂，文明社會的男子，也要將她比做一個萬能的人，好被他們驅使着。」

他說，「你又在逼我幫女人了。」

我說，「女人是受氣的。一個女人最好沒有一切。連愛人也不要，與社會隔絕也好，但是女人也要做人，你們不能不教女人做人！」

鐵民以爲他的太太幼稚，要迎合鄉下社會的好批評，便養豬，養雞。這當然哪，一個人到了鄉下，便多少須做些鄉下人，然而，我總以爲大半的原因，還是爲了鐵民。

男子往往口頭上，是不要他的妻子像一條牛，然而事實上，却歡喜他的妻子像一條牛那樣會耕種，總才可以安適，舒服的過日子。

九月二十五日

天晴暖，太陽從窗子射進來，房裏就新鮮了許多。書架上排列的書皮，和花瓶裏的花，都格外顯觸眼快樂了。

我坐在太陽臺，看着一本小說，是翻譯的一本餓，這篇日記題材，我歡喜看。據我說，原本還要好。我的英文程度不好，只看看這本錯誤的譯本，一想到這裏，便想去讀英文了。

餓，便是寫俄國在餓的情形裏，大家爭的便是麵包，因為麵包，親子之間可以沒有愛，爺夫之間也沒有愛了，大家都變了以前的慈愛臉孔，只有殘忍的相向。

一個愛親擇來饑麵包，他便鎖在櫃子裏，不給餓得奄奄的兒女們吃。他的妻子和兒女們掙的，也一樣的不給丈夫和父親吃。

我看了這本書，真不舒服。

九月二十七日

一早，我到露臺上拿手巾，望見各家露臺上都站了許多人，我的眼睛都

弄內一看，呵，有幾排憲兵手裏拿了手鎗，雄糾糾地在弄內往來，而且有幾家人家的門口，站的憲兵格外多，這是什麼事呢？顯而易見的是有人犯罪了罷。

但是不久，憲兵都走了。聽說他們並沒有抓了什麼人去，他們是先來搜查的，沒有搜到什麼證據，他們只好敗興地走了。

我被那些兵嚇住了，等他們走了，也覺得好笑。他要出去，我還膽小的說：

「等等再去罷！」

「你真是小孩，人家的事，也用你害怕！」

他看完稿子，就來翻看我的日記，他說我的日記，就是發表議論的地方，說不定又在那裏罵他了。

我笑着說，「我那裏會罵人，便會罵人，我那裏捨得罵你呢！」

前天夜裏，我腹瀉了幾次，昨天早上對了鏡子一看，就覺得臉瘦了許多。但是今天他說我已經胖了，復原了，這真有點奇怪，不過隔了廿四小時罷。

下午小峯和漱六來，我正在剪髮，漱六亦在這里剪了髮。

我們同到魯速先生那邊去，又聽來一個笑話。

他說：有一個英國人，在戰爭時斷了一隻腿，便裝上一隻木腿。以後，他去遊歷菲洲，菲洲的野蠻人，都以為他是個奇人，所以大家都羣集的圍了他。那英國人氣得很，便把木腿取下來，舉在手裏，向空中搖了幾搖，才把那些菲洲野蠻人嚇跑了，再不敢來看他了。

魯速先生拿出來的糖和餅干，我吃了一點，就放下了。

但是，他又取天我了。他說：「小姐們究竟不行呀，連一點糖都裝不下去嗎？」

九月二十八日

天晴

昨晚大風，吹得門窗都格格的響。我咒咀牠！我害着怕，因為他今天還要到學校去上課呢。

學校在郊外，那樣空曠的地方，只有春天是可愛的，碧樹紅花開得滿滿地，像這樣的天氣，郊外的大風使人寒慄，他那裏受得住呢？風呀，但願你停止了罷。

他還赤臉上，剛剛有點紅潤起來，我心裏很是歡喜，常想像他會變個胖子呢。

我常常用眼睛偷偷地望着他，假如有一天被他發覺，我是多麼開心呀，他又怎樣歡喜呢！

十月二日

天陰。

我有幾天不想飯吃，今天格外不想吃。假如真的能夠廢食，我倒也很樂意的，不過精神實在頹唐得利害。我這模樣子，被母親看見，足夠她傷心了！假如給她知道，不是又要趕到上海來麼？唉，世上只有母親是真的痛愛我的！

今天我忽然願想家，想回家去望望母親，但是相隔幾千里的家鄉，去來是不容易呀！

十月三日

天陰沉沉地，一點太陽也沒有。

衣一早上便出去了，我一個人在這三間屋子裏，就未免覺得空虛，我想了一個辦法，便是去整理書架，找找有什麼書好看。我坐在桌旁，看了一本國木田獨步集中的夫婦，裏面有一段對話——江間和他的逃妻的對話，我覺得很有些感動，記下來：

「那末，性情在那裏有不合？如果不合，只要使他合了，不是就好了嗎。性情不合，只是口實，你沒有愛是真的！」

「如果你以為是這樣，那也沒有法子！」

「唔，我認定是這樣，但是我，無論如何愛你的！」

「你的是愛嗎？」

「當然是愛，不是愛是甚麼！」

「啊！雖得有這樣奇怪的愛哩！」

「奇怪的愛？甚麼話？豈有此理……」

「但是，不奇怪嗎？毆呀，打呀，都是愛嗎？如果是這樣的愛，我真不敢領情！」

「那是另一問題，因為你說話豈有此理，所以打你的，和愛是另一問題。」

「所以我說，如果是這樣的愛，我不敢領情哩。」

「所謂本問題是什麼呢？」

「離婚問題囉。」

「不，決不離婚。即使鶴姑棄我，我終是愛着鶴姑的，斷不離婚。」
以上的話，可以看出照了自己的意思，來表示着愛，是一無所得的。
我不知爲了什麼，看了這本書又不痛快。

十月四日

天晴。

他真是玩皮，我還沒有醒，他就將我拉到他的被窩裏去。後來他的鼻子不通了，有點像傷風。他又恨我了，他說，「冬是你來壞了，把棉被弄得那麼冷呀！」

「兩個人睡着，比你一個人睡倒覺得冷麼？」我說。

「不要走，兩個人睡的暖和。」

「不在這里睡了，省得你無端地又加些罪名給我！」

他捏住我的手，硬拉着不教走，我真又沒辦法了。

傍晚時，他說，今晚有人請我們呢，但是請單還不到，大約又改期了。我倆自己請自己罷，我覺得自己請自己很有意思，於是穿上衣服預備去赴自己的筵席。

那知道，右一批，左一批的客來得不斷。終於要請我們的客君亦到了。

席上鬧得很利害，大約有四五個人都灌醉了。魯迅先生也醉了，眼睛睜得多大，舉着拳頭喊着說，「還有誰要決鬪！」

十月十日

天氣晴而冷。

總是那樣性急得像小孩，要喫就得喫，稍微等一下，他就不高興了，這真是沒有辦法呀！有許多的菜非慢火不熟的，他一點不懂得。

他只會喊得人心焦，我被他一催促，我只得跑下三層樓，去催燒飯的娘姨，娘姨氣了便對我發氣！

我站在爐傍邊，拚命加煤，然而菜越是熟得慢，只有乾着急，上樓去罷，他又在大聲催飯了。我怕看娘姨的氣臉，也怕她的催問，我只好立在樓梯上，不上去也不下來！

我相信他一生也不會整理自己，除非我不在世上。看呀，他的抽屜是多麼亂呀！找一樣東西，就得急得亂叫。桌上也是堆的沒有空地方了。

今天梅君交給他一張取薪水的單子，他一塞塞到書底下，我那裏知道？他想起來時，又喊不見了，不見了。

我替他憂慮，他的不知整理，將來很喫虧的。

十月十二日

魯迅先生請我們到東亞酒樓去喫飯，他喝着太陽啤酒，話格外多了。

他說，「在北平時，有一個學生來借五塊錢，我便借給他了，但是他走的時候說，『等我借了閻王債來還你吧！』」

他說還有一次，在學校教書，有一個姓馮的學生，向他說：

「喂，我這雙皮鞋破了，你替我拿到皮匠那裏去縫補一下吧！」

在中國禮教之邦，竟有以欺負他的先生爲榮耀的人。

我們喫完，大家在街上走着，說：「想去看看電影，我們知道魯迅先生不喜歡玩，我們偏要他去，他沒有辦法，他說：

『看電影是小姐們的事呀！』他說着便走到書鋪裏去了。」

十月十四日

戴君來說，暨南高中有幾點鐘課，問我願不願意去教。我說：

『以前不是有免生了麼？』

『現在走了。』

『有幾點鐘呢？』

『有六點鐘；兩點鐘國文，兩點鐘圖畫，兩點鐘手工。』

『啊！那要跑幾天呢？』

『你如果去教的話，我教他們替你排在兩天吧。』

『可以的，不過我有一年多不教書了，不知我能不能教了！』

戴君的眼睛向四圍望一望，他說：

『那些畫是你畫的麼？』

『是的。』我答應着，接着我又說，『實在不成東西啊！』

戴君說，『我走了，明天你就去上課吧。』

『什麼時間呢？』

「下午一點鐘，你來找我，功課單便可以給你。」他說着就走了。

戴君是廣東人，在北平時我們就認識他了。他有一個女兒，亦是我的學生。

十月十五日

我在暨南教一點書，從上海跑到真茹，路上很費時間，而且路是高低不平，坐在車上，也覺得累乏得很。

只是我又到鄉間去了，看見野外的青樹，草地，就好像快樂了。

學生都比我大罷，我看見她們都是紅紅的臉，粗大的手臂，就羨慕她們的健康呢！

上課回來，天色已是黃昏。阿高看見我回來了，她彷彿很高興的，她說：

「喫飯吧，我煮了一鍋牛肉湯，味道還鮮呢，你喝一點吧，好補補你的身子。」

我也很高興，因為衣也回來了，我們就可以喫飯了，不必再等什麼了。

喫了飯，衣說：

『到花店去買點花吧，回來時看見花店裏來了新鮮花，很好看呢。』
我本來疲倦了，不想出去，但爲了他的興味，我只好同他出去了。

十月十七日

近來要校正的稿子太多了，我天天在校對，而且印刷局的夥計，總是坐在這裏等着要。我低着頭校對，有時真覺得忙呀。

有空了還要預備書，去教課。以後也許沒空許多工夫寫日記了。

晚上，我們照例睡的很早。一喫完晚飯就上床了。

我說，『我們是上海第一家睡得早的。』

他說『睡得早好玩些。』

我說，『上帝叫你上床睡，沒有叫你上床玩。』

他說，『上帝要有黑夜，是留了給人做祕密的事的。』

我說，『天下沒有祕密的事。』

他說，『你敢當街××嗎？』

他真頑皮，我想打他，又打不下手。

十月二十五日

前天理着籐箱，看見油漆顏色和畫筆靜靜地躺在那裏。我覺得自己太不起勁了，快一年不畫什麼了！

昨天鼓舞起畫的興趣，去藝大揩油漆模倣兒，但是畫不到三個鐘頭，又忙着回來了。我想：沒有家的人多好！我沒有家，我可以不要喫飯，仍就在那裏畫完一張畫。現在是自己願意餓着都不成功了，記掛他的餓，比自己還要緊！

，他自己怕得不敢動，我坐在床沿上，亦怕得捏着一手冷汗。

『這不要緊的，血雖然從喉間出來的，然而淚從鼻中流出一樣的；因為是受熱出來的血，你放心睡吧！』我的心雖然顫抖得利害，還須硬着解說，使他不怕，

外面的雨斜射着，天陰得像要墜下來了。

夜間，他想喝水。我忽然想到，應該給他喝冰水，我冒雨去買蒸溜水。街上行人只有我一個，地上的水滑得很。假如我不留意，腳便走到水坑裏去。捧着傘很費力，心裏又一陣一陣的悲酸！

十月廿七日

我們的朋友介紹來一個醫生，是一個年青的醫生，他開了一個藥方，說是止血藥，我趕快自己去買藥。

藥買了，給我吃了兩片，他好，得救了，心裏很平靜似的，睡在那裏不敢動。我問他：

「你可想喫什麼？」

他搖搖頭。我說：

「醫生說過了，流汁的東西，儘管可以給你喫呢？你喫點牛奶好嗎？」

他睜開眼，望著我，點了點頭。

我忙拿了一酒精爐上燒牛乳，燒熟了，又放在冰水裏弄涼了，坐在床邊，一瓢瓢地喂他。

衣是不能生病的，他一生病，我連一點精神也沒有了，不敢說話，不敢走路，只坐在他旁邊看著他。

十月廿九日

白薇來看衣的病，她說：

「你們的房子空氣不大好，房東燒柴，煙都冒到樓上來了，於病人不相宜

我給她提醒了，覺得自己這房子是不好了，有太陽的屋子，只有一間，做了書房了。臥室是通年沒有太陽的，住着真不好呢。

白薇姊說，「你是沒有工夫去找房子了，我明天替你看看吧。」

衣在床上睡了，我坐在椅上，只是埋怨自己，為什麼一直沒有想到搬家呢？想到自己的疏忽，氣流淚了。

白薇姊說，虹口公園左近，空氣比較好一點。

我說，明天到六三花園那邊去找房子，記得那邊有小洋房呢。

衣聽着我們說話，他也醒了。

十一月五日

我找到房子了，在六三花園的旁邊，林肯坊三十二號。今天去付了頂費，打算等衣稍微好一點便搬過去了。

我又要理東西了，又要搬家了，一個人真忙不過來呢？

我很喜白薇姊，她，她年青時很可憐。

她曾結過婚，後來逃到日本去。

在日本，她當過下女，做個許多的苦工作。

她的身體不好，時常生病。

她如今是賣文爲生

我問她：

「怎麼叫做白薇呢？」

她說：

「白者空也，薇者上山採薇薇也。」

我聽了不覺笑了起來。

白薇年青時很漂亮，是很可愛的女人。

十一月二十日

我一直沒有寫日記了，因為要服侍衣，又要搬茶，又要去上課，真是忙得煩躁呀。

現在總算把家搬好了，這地方很是清靜，而且周圍住的鄉人都很好。

我們的房子有一個大客廳，用花紙糊過的，還很新呢。二樓有一個洋臺，可以望見遠遠的樹林，底下有一個小花園，種着矮小的松樹，有太陽的時候，坐在那裏晒着太陽，是很好的，

前天白薇姊送來一盆紫花，擺在窗前，正對着衣的床。他近來雖不能起來，但已經可以坐起來了。有時他看書，望望窗外的樹木，也高興呢！

醫生還是天天來打針。

十一月廿四日

我已經有許多天不寫日記了，這不單是懶吧。第一個原因，是爲了心裏感到不痛快，自己的身子非常的軟弱，我常常想，假如活過了一天，便好像拾着一天一癩。

衣的病，也常常反復着，他累了便吐血，這是多麼使我灰心呀？他爲了病的煩躁，我也爲了心中情緒不好，所以我們時常起衝突。這完全是感情的衝突。

他喫了許多牛乳，牛肉，我勸他喫點水果，但是他偏偏不喫，他以爲我在這害他，他說喫了水果要肚子痛。

還有呢，跑去買東西，訪朋友，一定要我同去，有時我以為買東西，只要一個人去好了，何必兩個人都誤了工夫呢？我如果不去，他便以為我故意和他為難了。他氣得振起嘴，眼睛也鼓得多大了。

但是，他是很容易笑的，氣生過氣，一會兒便走來和我要好。

十一月三十日

氣候比較昨天暖了，但是上午仍舊生火。

我看了一本少年哥德之創造，還有一本一夜之愛，前一年因為看過維特之煩惱，所以覺得他的味道，不像以前那樣濃厚了。後一本我看了心裏很不舒適。

周林在笛裏吹着愛情的曲子，而沒有求到愛，只有苦痛深鎖着他的心。以後被雪莉引進了臥房。在一個黑夜中，在一個經過情關時，發生慘劇的房裏，而周林恰恰被雪莉助着，他聽她的命令去辦一件事。我真替他害怕。

以後，以肩背小哥倫的屍身，一直走到萊茵河畔，好久不見他回來。我替他着急了。

周林被雪莉利用了，雪莉快樂的和某伯爵結婚了。真奇怪，她的心是什麼顏色呢！

我把一本醫丟到牆邊去，不禁叫起來：

「女人真壞……」

醫生仍舊來打針。衣今天好一點了。

十二月二日

我做了一天的生活，覺得厭煩了，便又去看看書，只看了兩頁，晚霞女士和一位章女士來了。

我和她們談書兩天，牠們坐了不久便走了。

我說：「衣，你好久沒有出門了，今天我們稍微散散步吧。」

我們在一條闊馬路上散步，兩旁有樹，望見有法國式的房子，顏色很美麗。回來的時候，晚霞正在天的一角，各家都推了小孩子回去，小孩子都穿了像晚霞一樣紅的衣服，真是可愛呀！我說：

「像這樣的街道，有小孩的，可以天天推出來散步呢。」

路上走過的小孩，都被我們拉住，我們摸摸他們的頭，才放他們走。

小孩真可愛，他們只是對我們笑。

晚上，醫生來。

十二月四日

天晴寒

衣今天精神不好，躺在床上。我去買了一冊一個英國女作家的日記，是他前

幾天掙買的，我今天便買來送給他。他很高興，他一邊看着，一邊譯出來給我聽。他說：

那女作家常做夢，夢到家裏的人，夢到她母親。

她在死前幾天，會想到在著作生活以外，想到有一個花園，有一個小房子，有禽獸，有音樂。

她在日記的最後一段上說，人的生命好像一個會客室，人人都要經過牠，而且明明知道走過這一個會客室就完了，但是，會客室裏，總有人在那裏繼續的等待着。

她的日記是很悲酸的，我不想再聽下去，我說：

「好孩子，不要聽了，她只會給我們悲酸。」

他將書合上了，合着眼賴着。我在旁邊看着書。

十二月十二日

現在已經十二月了，快到年底了。我真急呢。衣近來還不好，皮氣也壞。許多。

衣不能多談天，也不能吃熱的。昨天來了兩個客，都是熟客，和衣談了許多時候。

衣有點支不住了，他又吐了一點血，我只是害怕，趕快去打電話給醫生。

醫生在晚間八時才來，他開了一個藥方，又給他打了一針。

衣說，「我的病會好麼？」他說着哭了。

醫生安慰他說：「吐一點血，不要緊呢，不要怕，怕了格外不好呢！……」我只是默默地站着，心理很苦。

一九二八年

一月十二日

一轉眼又是一個月不寫日記了。

我們僱來一個女看護，姚女士，她性情很溫和，皮氣亦不討厭。

昨天她的母親來了，給她送衣服來的。我看見人家的母親，就要想到自己的母親，我恨不得立時跑到母親懷裏去！我常常悔恨嫁了人，不然天天在母親那裏做嬌子，是什麼委屈也不受的呀！

昨天爲了一點事，衣悻然的說：

「氣死了……」

我氣得要死，我哭了！我想，他病了，我什麼事情都自己去辦，什麼委屈都

受了，夜裏沒有睡覺，白天仍舊忙著招呼他，那裏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呢！

他病了五六月了，有誰在他旁邊呢，他不想一想。我真生氣了，我穿上鞋就出去了，我想，假如離這裏不遠，有一個狗使好了，我跳牆去，我一生便完了，但是走了許多路，找不到一條河。天呀！我情願死了。

一月二十日

我近來比較有點空了，因為姚女士幫了我許多忙。

不過我的身體很不好了，常常發得很，連書都不看，真是無聊呀！

但是醫生不大來了，因為她以為有看護可以打針了，那她知道我的皮氣很奇怪，他定要夜間去打針，姚女士在旁邊扶我。

好無奈呀，硬拉着鴉子生藥！

好無奈呀，硬拉着鴉子生藥，硬拉着鴉子生藥，姚女士問：「你怕鴉子不痛嗎？」

他答：「有一點痛」

於是，姚女士使用熱水袋擱在衣的肚上，而且，用手撫摸他。衣很高興。然而，他的肚痛，我總是裝聾。

一月廿九日

一個早上就忙著到齋間去，做點心，煮藥。

我的兩隻手的能力，本已漸漸退化了，然而現在都要牠回復過來，衣近日正喫着中國醫生的藥。

我倒藥，兩隻手捧着藥罐。本來應該用一隻手拿著，一隻手拿蓋子或筷子遮着藥的，但是我的一隻手能有多大的力量呢？我只好兩隻手去幹一件事。

沸的熱氣終於燙了我的左手指，沒有人看見，我用了點醬油抹了傷處，便端藥進來了。

房間常常整理干淨的，他就會使牠亂得不堪的，書桌的每個抽屜都像嘴似的咧着，我眞的看不慣，只好去關上牠，然而又把燙了的手擦濟得麻痛。呀，真是沒幹呀！

友在病中玩心特別重。他好像一個小孩子。

他總和我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無聊話，等到我的性子起來時，他又不理我了。

我說：「胃口不好的人，不要說喫肉吧。」

他笑了，說「偏要喫肉，喫死也罷。」

他真頑皮，然而，他總會好起來的。

七月三十日

因爲醫生拿去的錢太多了，我常想方法抵抗醫生。所以今天我居然大膽了許

多——拿了針吸了藥水，去給他打針。胳膊上的血管是那麼複雜的，我假如認識着血管很危險吧？心裏害怕！只敢在他的股上試一試罷。

他的讚美，我是不敢承當得起的。不過我想，真可氣的是我的膽量太小，不然少送掉了設多冤枉錢！

然而我不爲錢，剛沒有試試的勇氣。所以我想，我處處膽小，都是做小姐時養成

的。

人是窮的好，人窮了，什麼怕懼的，危險的，都可以使牠沒有了。

以前我讀書時，一下雨了，家裏就打發轎夫抬了轎子來接回去了，到家裏，就有熱騰騰地點心端來給我喫。那時反而多病多痛的！不想喫什麼。

現在，要喫熱騰騰的點心，只有自己下手去做，而且格外想喫了。

下雨時，那怕下雪時，更想要出去，而且在兩地雪地裏走着，給母親看見是夠傷心的。然而我的抵抗力漸漸增長了，也是很可憐慰的！

一月三十一日

我交給娘換一塊錢，叫她賣點小菜；最好多買一點嫩的青菜。

她十二鐘攜着簍子，打了傘出去了。等到十二點鐘回來了。

我在抄字，心想這時沒有人來打攪我才好。然而做不到的：第一個她要攪我，第二個是娘親做一樣事，都很不得我在她旁邊，不然她就一連一連地來麻煩的問你！

果然沒有抄到四行字，賊聲來了，我只有放下筆到廚房去。一看菜簍裏：肉，雞腿之外又加了七八的零物來，一塊錢化完了，以外還得添她十八枚。

我知道她很精明，多買菜，可以轉去找的時間，多多賺云一些銅板而已！

二月一日

我要了兩隻小狗來，從陳先生家裏。

我和衣說，「我養養給你喫，你喫剩的就喂狗，喂狗是你的事，因為小狗是要來給你玩的！」

第一天也答應了，他喫剩的牛乳全倒給狗，他把蛋糕喫一半，喂狗一半。但是到夜裏，狗戒斗了，他就氣得把我喊醒。那夜我起來兩次；第一次搬狗到浴室去，第二次搬狗到廚房去。

一個清早，他就叫把小狗捉進來，他睡在床上，伸出一隻手來玩小狗。

這幾天喂狗的事推在娘姨身上了。

二月二日

接到爺爺的信，看見牠的牢騷，我真憂慮！

他已是八十餘歲的老人了；但是他的精力，心力都比年青的我們強健。他在

書房裏埋頭整理著作，他的心整個的放在書房裏，然而一出書房，他完全是一個老當家的。

他做了十五年的知府，經歷的案件自然不少，但是每件重要情案件，他記得都很清楚。我在家時常常聽他的經驗，他講得非常起勁，從來不倦的。

聽說，他註的莊子已經完了，近來又在努力別的。

我們這些姊兄弟妹，現在都離開他了，但是他非常記掛我們，他有時急得快要伸手拉我們回去，聚在他的左右！

他信上說，爸爸任煙酒總局會計處長，從二月到現在忙得不能回家。達哥就煙酒公賣分局長也忙得不能分身，沅弟年假可以回家了！

這是一段寂寞的報告：老人的心裏似乎也感到寂寞了！這又是教我回家的口號。我今年得回家一趟了！

二月三日

自從被窩裏伸出來，看見窗上的呵氣都結冰了。於是覺得今天一定很冷。起來的就晚了。

衣醒來便叫我：「你來，來暖一下！」

我懶懶地說，「不來，不來上你的當！」

他得意的笑着說：「苦命的人兒，再不知事一點福——這樣冷的天，兩個人抱一抱不好麼？」

「你給我休息一下吧，一個早上就使勁的嚷什麼？」我起來了，走到他的床前，給他的被蓋了蓋好。

他把手伸出來拉住我，「你坐在這裏，看我睡覺！」

一會睜開眼笑了說，「你拿水來給我洗臉吧！」

我一醒清早就忙着他。等喫早飯後，他又喊頭痛，我就在他的呻吟裏打盹。

二月六日

自從日本回來了，今天在溫里做活，做的一件藍布大褂，十足的惹人氣。她從來沒有穿過這樣的衣服，真怪呢，她的物質欲退化得這樣快！

她自己說：「你看，穿上這件衣服，十足的學者氣！」我聽了她的話，我想起來一件事：

我在小學做學生時，那校長是講究模範的，每次訓話時，總要說，「天津女師學生的打扮真是高尚呀，頭髮一把捲得高高的，藍布的衣服長得過膝，裙子拖在腳面，大家都是一樣的。我真佩服！」

所以有一次開運動會，大家著了灰色愛國布的校服，她便是來挨次的看罷去

誰的衣服是漂亮的灰色，或者衣服穿得合式的，她便說，「去換件深色的來！」「換件長大一點的來！」「裙子拖下一點！」

我那時只有十一二歲，因為好端端地兩條小辮，到學校裏，變為兩個捲得緊緊地高高地螺絲頭貼在頭皮上，穿了終年不變的深灰的色素，衣服大得可以裝下兩個人，拖了長裙，呀！那時是什麼樣子呀！令人發笑吧！

那位校長自己的打扮像一個尼姑。她穿的裙子前後都破一個洞，或是有一塊破的掛着，那是她的樸實，那是她的勤儉的招牌，多幽默呀！

姑說，「唉，那時你活像一個老小人！」

衣笑着說，「她現在還是這種打扮呢，看呀，她的衣服多長呀！」

二月七日

我今天渾身都覺得寒顫，臉上的毛孔都像皺了起來，立了起來，這是昨夜起

來幾次，來不及加衣的緣故。

我想睜然而不能睜，只好坐在爐邊，多加了一點煤。

他又喘着喉頭發乾。把窗門都打開了，他有點發氣了，坐在椅上不理人。

他有時感情很重。我說了一句強硬的話，會引起他的傷感，潮潤的眼裏，立刻會掉淚的。有時他憐了自己，再不會想到我的，我說，那是他的殘忍，他是不能承認的。

我受不了風吹，只好到裏面一間房去。他又跟來了對面坐下，眼睛釘着我，我不響，他也不響。

「怕我死麼？」我說。

他立刻眼睛紅了，抽噎地哭了。我也同情似地哭了！

二月八日

六哥和我說，衣的病只好靜靜地養，不必扎針喫藥，最好不留在上海，到上海的附近鄉下去住。聽說瀏河有一個醫院，是美國人開的，醫生很好，他有幾個病人都送過去了。

所以我和帖，今天坐着長途汽車，到瀏河去看醫院。那是一個平民醫院，過慣了舒適生活的衣，再也不會去呢，所以我覺得今天又是勞而無得了。

瀏河離上海有八十餘里，那完全是鄉下，我和帖在風地裏跑着，在田隴上尋路，跑了許多路，肚子覺得餓了，怎麼辦呢？

心裏又急得回來，恐怕衣又在家裏發瘋了呢。但是肚子餓了，路是走不動了，我們只好到鎮上去，走進一家只有兩條長檯的小麵鋪。要了兩碗麵——上面擺着兩片魚的，這是魚麵，還要了四個春捲，我們都喫完了。

回來的時候，仍舊在鎮上走着，鎮上的人都跟着我們走，他們都以爲我們是散傳單的，問我們散傳單，真奇怪。

走過一個房棧，看見門上貼了一張紅紙對子：

大而肥臉，

一雄且康寧。

我們雖然走得很累，看看這樣幽默的對子，亦不覺一笑！

二月十日

我看他睡著了，我慢慢地走到桌傍，想寫點日記，將來到桌傍，還沒有坐下，他又醒了，他看我沒有坐在他的旁邊，他又生氣了，他說：

「你厭棄我了，討厭我了，不肯陪我！又去用功了！好吧，我死了，你用功吧……」

我真是害怕，看見他生氣，比什麼都害怕，我說：

「寶貝，我來陪你好了，不要生氣了。」

「誰要你陪我呢，我不想活了，省得你不睬我！」

我不想辯論什麼，我溫和的走過去拉着他的手，求他饒恕我！我的心酸得很，淚又流下來了。

「你覺得委屈嗎？走！走！」

他起來了，不穿鞋，走到桌旁，拿起我的日記本，全撕了。爲了怕他又耍氣吐血了，我只有求他睡下。

唉！真爲難，服侍一個病人！

二月廿四日

一連十幾天不記日記了，原因是我的病好了些，他的病好些，我却更忙些了。

他病中不會客，客人也來得少些了。病好了些，客人也就多起來。

衣很喜歡女子，我說，他副生一定是個和尚，所以今生這麼喜歡女子。

他在北京是中學校教書。那裏的女學生特別喜歡他，他上課時，有個女學生叫做彬的，替他搬椅子，倒茶。他非常高興。

在真茹，喜歡他的女學生也很多，有兩個女生時常來看他，滿口的「章先生，」叫得十分親熱。我看了有點妬忌。

病了，也有女學生慕名來看他，尤其是鴻和雲，對他很親熱。

他對女朋友都很好，在女朋友面前，把我倒生分丁，所以我十分不高興。但是，我還原諒他，他總是愛我的。

好人，好人，我又愛你，又妬忌你。

你是我的寶寶，不是旁人的。

二月二十五日

衣書字事中念佛，禪悅，而又和這女人。傳說，他這十分矛盾。他不承認，這女人，是不妨礙念佛的。世上有這樣的佛理嗎？

我今天三個人到南京路去買東西，在路旁走着，一個商人模樣的人，在我胸前一摸，並且說：「上館子去。」

「呸！」我睡了他一下，他連忙走遠了。

我覺得這是很大侮辱。然而，衣不在身邊，我有什麼法子呢？

衣真聰明，他看書的記性比我好。他看過的東西，不會忘記的。他儘管忙，就自食其力了，他一面工作，一面讀書，所以弄得現在這樣一身是病。我真可憐他。我的衣的身體要好起來，很容易成就最大的文豪。

他寫小說也很快，那本情書一束就在一日之中寫成的。他說，他現在的東西還做得不好。將來，他要做東西，叫人看着要笑，就不得不笑，要哭就不得不哭，要死就不得不死。他說，希望他能夠做尋常那樣地步。

三月一日

這幾天來。我和衣常鬧着。我常常動氣，他也一來就反臉，然而茂臉的事，究竟大家都裝不來呢，不是我先笑了，便是衣先笑了。

他說，「我們的亭子間空着，叫兩個女朋友來住不好嗎？」

我說，「我們的女朋友，有好多位，叫誰來住呢？亭子間只有一張小床，無論如何也睡不下的，最好把我請出去，讓出一張床來吧？」

他說，「呵，你又在譏笑我了，你的心眼太壞了。」

我說，「那正對呀，我想找事做，可是，事找到了，你又不願我去，不知你存什麼心呢？」

他說，「我一提到女朋友，你就打算去做事，成心倒蛋嗎？我不願你去做事

1

我說，「倒什麼蛋呢，那一次你爲了女朋友要來，就和我拚命，就推我，若那天跌到樓梯下去，傷了我的腳，現在我已經殘廢了。」

接着我便傷心的流淚了。

他說，「你怎樣就不會忘記呢？」

我說，「那是我一世都覺得可恨的，誰能忘了呢。」

他說，「你不記得我向你陪罪嗎？」

我說，「陪罪算得什麼呢？那是騙人的玩意兒啦！」

我們睡在床上，只是拌嘴。他說，「起來吧，誰存心弄死你呢！你不要再說惡話了，等你的媽媽爸爸知道了，還當是我真的欺負你了，大家都要和我過不去了呢！」

「不要談這一套罷。我若是聽了家裏話，今天就不和你這個冤家在一堆了。」

你早就和別人結婚了罷。」

我說着笑了。他伸過手來抱着我說：

「寶寶，你真生氣了嗎？那兩個女孩子，我一定不睬她們了，請你好好地待我吧！」

「她們！她們！管我什麼事呢？與我什麼相干呵！」

「你不愛我了嗎？……」

「怎樣不愛你呢？我喫苦，不是爲了愛你麼？」

他拉着我的手，猛烈的吻我，說：

「我拜拜你了，你是不錯的，一切都是我不對。……」

我們倆都笑了，一切都變得溫和了。

早上起來，他遞送來一封封信。一封是人家請我去做事的信，他接到手裏，就打開看了，撕毀了，他說：

「不要出北做事吧，你走了，我沒有人幫我做事了，我一本書也編不成呢。」

第二封信，又是那兩個女孩子的來信，我說：

「你把人家給我的信撕了，現在這信拿來給我撕吧！」

他笑着說，「你不許看，拿去撕吧！」

「有什麼事要瞞着我呢？不許我看嗎？請告訴她們不要把信寄來吧！」

他以為我又生氣了，忙說：

「我一定不瞞她們了，也不寫回信了。以前你說她們很漂亮，我纔和她們通信的。不要怪我啊！……」

「不要臉呢？……」我羞着他說。

三月三日

衣又有點病了，我自己也腹脹得不舒服。

我怕衣病，所以總是就心着，不讓極玩，他又像小孩一般地，有時非玩不可，我也沒有法子丁。

我覺得我的性欲很強，要不是肚子有病，就是會生孩子的。今天衣父在我的身上打滾，而且，說，我願永遠這樣抱着。

我笑了，我說：

「你不要太貪玩了，我希望你成就一個文豪，不是一個淫棍。」

他惱了，他說：

「沒有一個文豪，不是淫棍的。」

他還說了許多弗勞衣德的學說，但是我都不懂。我想，節制是重要的，性慾正同食慾一般，該有節制。

他歡喜 Kiss，說 Kiss 比喫飯要緊。但是，我想，喫飯當然要緊些。沒有飯喫的人，Kiss 也沒有味了。

他也笑了。

三月五日

我很怕圖××書局去拿錢，我懶得看老板的臉孔。但，衣的書銷路十分好，有什麼法子呢？他們能夠不給錢麼？

我們都會花錢，衣又喜歡做好事，把錢借人。我勸他也不聽。

我有什麼法子呢？

衣的祖母記掛他很利害，總望他回家。衣說，待身體好些，有錢再回家吧。

一年一年過去，他好多年不回家了。

他家的人，一定以我爲絆住了衣的腳了吧。我雖然離不開衣，然而，我不會使衣不要家庭的。

我記念那沒有見面過的老年人，我禱祝她健康，我盼望能到徽州去看她。

衣常說徽州的風景好。我說，徽州館的菜，我就喫不來，油太多了。徽州人何以那樣歡喜吃油呢？

「你是半個徽州人了。」衣這樣笑我，我不能承認。

三月十日

天氣冷，衣不敢出去玩。怕的是傷風。

他的病并不利害，只是因爲身體弱，所以抵抗力也就不強了。他的病，醫生都說好得快的。然而，爲什麼總不好呢？

我們常常吵嘴，他說我的命硬，所以這樣妨他。他是一向不相信命的；人病，心也硬了，我很原諒他，能夠叫他不生氣就好了。

他總喜歡在人前表示親愛。我們的娘姨阿高是個很漂亮的女人，阿高來了，他總故意親熱我，我覺得他的心還很可笑。

阿高是年輕守寡了，他現在又和一個旁的男人辦上了。那男人很粗。衣常說：「阿高歡喜那個男人什麼東西呢？」

「誰知道？」我說。

「我知道。阿高歡喜那男人的——」

「不許說，說，我要聽你。」

他說不，我也笑了

晚上，醒得很早。

三月十日

他睡午覺。

看見我進來，他一定要我也睡。我說：「大清白日，兩個人一同睡，不害羞嗎？」

他只是不理。

他摸摸我的肉，摸摸我的臉，說：

「你真太瘦了。你一定去監病吧。可是，用手術死了，我將怎樣辦呢？」

「真的死了，你再娶一個太好了。」

「沒有那容易呀！你要是真的死了，我要爲你做傳，爲你做小說，說不盡，寫不完，你的好處！」

「你拿我做材料賣錢，死了，還要做材料，不是賣骨頭麼？」

說了，大家都黯黯起來。

晚上，他想看書，他說他喜歡 D. A. Lawrence 的著作，因爲 Lawrence 描寫性的分析，寫得極好。

睡得很早。

三月十六日

這兩天，我的心很痛苦。

天阿！我到現在纔明白，自己是一個優士，是一個破壓迫者，永遠不得自由。

的人。我永遠得不著全世界；只會把自己犧牲得干淨淨。現在一天一天瘦下去，還是自己不顧自己。

我只是被愛情利用，沒有得到一點濃情的愛。我每天只是腰背酸痛的工作。他是病了，性情也變了，他今日罵我，他說：

「你自己活該作孽，你有病，是你自己帶來的，並不是我給你的病。」
天呀！他忘記了自己是一個病人了。

我知道他想那個女人，那個女人寫那樣委婉的信給他，真不要臉！

愛情，愛情算得什麼呀？愛情真是太不值錢了！！金錢與三分妖氣，就可以騙得剝那的愛情。可是，我痛苦，死了也痛苦。

然而，我總愛他。

他是我的心肝，我的唯一的愛人。

唉，唉，唉。

三月二十日

今天我醒來時，看看自己的手臂黃枯得可怕。不禁微嘆。我自己的一切痛苦，常常在微嘆之中隱蔽了。我不願深責他的個性，不過我覺得我的誠實與好意，於他也是無濟的。我覺得我和愛儂兒中的雪梨也彷彿了。家庭的情感和事務，束縛我的身邊，織成堅固的牆，把我快要悶死了。我明明知道，生命的狡猾的小波浪，不停地快消蝕了我，但我沒有勇氣拔起腳來走開這世界。所以我只有怪自己，並不怪他。

爲了他從前寫的一本小小稿子，使我找得頭暈了好幾次，他在旁邊咒着。罵着，痛恨我不會管家，痛恨我不了解著作家的心理，愛惜他的創作，過於他的生命。他氣把得每種書從桌上拋到地下。我有什麼法子證明我是愛惜他的稿子的人呢？

唉，如何艱難，了解一個人的靈魂！

三月二十五日

我們的衣，從昨天起，又不舒服起來了。

我自己因為鄭校長叫我教幾點鐘書，又要教書，又要照顧病人。真是忙碌極

了。

虧得阿高很好，會做事，能夠得衣的喜歡。可是，衣大膽小了，我不在家，

他更怕得要命。

真是怎樣好呢？

我的境遇很不好，我也不想做日記了。

我將耐心教書，耐心服侍衣，待他的病好了，我們過着美滿的生活，我們

再記日記吧？

我不能將寒酸的心整天濫在紙上，我是一個熱情的人，需要的是熱情與溫柔。

我將如何是好呢？

「衣的病種不好。天呀！你給我一個很大的幫助，使有情的眷屬，維持得永遠。」

這樣可憐的境遇，我能夠再寫什麼呢？

在

醫

院

• 八月四日

昨天把表送到上海療養院去了。

今天清早起來喫了早飯，便挾着一個紙包，裏面是兩個甜麵包，是今天的一頓午餐。我實在不歡喜喫甜的東西，但是不買麵包，買什麼呢。麵包比較什麼都便宜，而且可以充饑。

醫院的午餐，每頓要三塊錢，我一頓也不敢喫。我每天在醫院的時間多，若是每天的午餐都化費三塊錢，一個月要多少呢，想起來是可怕的數目呀！

我住在醫院裏每天要十四兩，已經是可怕的了，但是爲了養病，是沒有辦法的。

住在衣的隔壁，有一個病人。也是肺病兼腸病，在醫院裏住了一個月了，仍舊沒一點起色。他的妻是一個極窈窕，極清秀的人，被囚禁的時候總在傍晚，那

時我也要回家了，所以我們結了一個旅伴。

從醫院到羅別路口，是非走路不可，路上淒清得很，行人極少，車也沒有，路傍只有農人的田地，看不見農人的草舍。

她告訴我，她纔結婚的，她說：

「真不快活呵！一個女子爲什麼要結婚呢？」

我的心漸漸黯然了，說不出話來。

我的各人懷着一個淒苦的心，一直走到汽車站，聽說車已走過了。過半個鐘頭，才有車來呢。

對面有一家小雜貨店，出來一個年青女子，招呼我們說：

「來坐坐吧。站着有點喫力啊！」

她是一片好心，我們就走去坐。一打聽，她是一個寡婦，留了一個遺腹子：

只有三歲。

那年青的女人對我說：

「你們是一家麼？到醫院看病人麼。」

「是的，我來看哥哥的病。」我這樣說了。

「呵，你還只有十幾歲吧，爲什麼媽媽不來看他呢？」

「媽媽離着我們很遠啊。」

我說着話，心裏就寂寞起來了。我的媽媽的離開得太遠了。我的媽媽也還沒有來，聽說這幾天也許會來的。但我總覺得不是自己的媽媽呢。

八月二十七日

一轉眼的工夫，他住在療養院，已經快一個月了。我在電車上來往的走，也有這樣長久了。

爲了償給醫藥費，我連一個銅板，也不敢多化費，這真是命運啊，把我弄得

逮捕。

昨晚在歸途中，走過一個水果攤，看見青綠的蘋果，很想買一個，但是價錢太貴了，終於不敢買一個。

現在的家用是天天多起來，比以前要加了一倍，因為他的父親，兄弟都來了。

我真發愁，天天忙着籌備錢，天天記掛着他的病，我完全浸沉在這不可磨滅的痛苦中，然而，有誰知道呢？有許多人，在一旁說着風涼話，好像這是我的責任。

我每晚都是在十點鐘，才到了家，自己的肚子餓得什麼似的，但回來喫着的剩飯剩菜。呵，我知足了，只要他的病好起來。

接到家裏祖父來的信，我只有淌着眼淚來感謝！呵，祖父呵！只有你天天記掛着我，記掛着我這個多病的人。

祖父呵！我現在還有什麼病呢？我是一個沒有人痛憐的，請你不要嫌恨我了吧。

我將來如果這樣累死了，這樣病死了，呵，終有這樣一天吧，我願我的家族，不要痛苦紀念她好了。

母親希望我回家，又希望我把我的病弄好，大家都這樣希望，然而，我又何嘗不這樣盼望着呢！

八月二十九日

隔壁的黃嘉愚先生，對於我們很關心，他看見我，總要問問我的病況。他的父親也是一個慈祥的老人，總對我說：

「太辛苦了，天天跑這樣遠的路。」

「不遠啊，跑慣了呢。」我笑着說。

「難得啊，這樣年青，這樣有感情的人。」老人總是這樣對人說的。

我自己回到屋子裏來，坐在燈下，覺得寂寞得很，把自己畫的三四十幅小畫，一張一張地釘在牆上，站得遠點的地方，閉着一隻眼睛瞧着自己的畫。

想起在北平的時候了，我在書會畫畫，天天在十點鐘的時候，孫老頭子和衣就挾着皮包來了，他們好像是來接我的人，他們和書會的先生都認得，可以隨意遊覽。我那時正在書模特兒，他們老是愛來看模特兒的吧。因為我覺得我的畫沒有什麼好看，他們對於畫，老實說，還沒有上酒館有趣味，他們為什麼不怕遠，天天跑來呢？真可笑呵！

我又想起我們三個人學日文，衣住在帝王廟，我住在北溝沿的哥哥那裏，孫老頭子住的地方最遠了，他住在晨報館。

王又庸先生教我們讀日文，在他未來之前，我在衣那裏喫了午飯，便不走開了。孫老頭子照例挾着皮包，拿着打狗棒，到那時也來了。

先生學生都到了，衣先把栗子和梨子擺了一桌，喫的差不多了。先生學生一齊翻開書來，跟着先生讀了一陣，聽着講解。

有時先生說，明天要試試你們了，於是他出了幾個題目，說明天下午交卷。他再談了一會便走了。

孫老頭子睜大眼睛，眼球又黑又圓，兩手交叉搭在前面，在房裏走來走去，說，

「這真糟！明天不要交白卷纔好啊！」接着又說，「有什麼辦法呢，明天抄抄 Miss 吳鈞吧！」衣用手抓抓頭皮，把一本日文書翻開看着。

「上的課，你們一點不讀麼？」我便笑了。

等到第二天下午，孫老頭子來得早了，他和衣將我的卷子抄了一遍，嘴裏說，

「先生說我們是抄的，怎麼辦呢？」

他們全笑了，好在人老了，臉皮也就不在乎了。他們抄好，仍就笑他們的票子。

我一個人坐在冷清清的房裏，想想過去的事情，很好笑。

在回憶裏的事，都是甜密的。

九月四日

「我今天不去看他，已經和他說好了的。」我躺在床上望着外面爬到牆上的太陽，聽着爐裏煤渣的爆裂的聲音，不知不覺的對自己說了，好像在饒恕自己的閒暇似地。

太陽是在那裏努力的爬，我的腦裏也不住的在這裏想：

姑昨天沒有來，不知爲了什麼！不要也累病了！病啊，你再不要去跪在她的背上，她是芒刺中的花呵！她是顫抖着怕着芒刺，然而又在柔順地承受着。我

一看她的神情，常常感到悲酸。

昨天姊姊寄來的信，我看了到還安慰的。她說三個小孩都好，我相信她為母親的心一定在歡跳着。一個人有一件可安慰的事，心身可以略微輕鬆了。

我自己呢——什麼可以安慰？「我只希望他的病完全好了，我就有無限的安慰！呀，他昨天頭不怎樣痛了，他散步在田隴上時很快樂呢！再靜靜地休養些日子，身體健壯了！……」我想得非常的快樂！

站在我寫着日記時走來了，她的感傷的樣子，我一看就知道又受了芒刺了，又受了內心的壓迫了！

後來知道完全爲了我們，我的心裏感得十分抱歉，對於姑。

我常常依姑好像依賴母親一樣，近日他有點不舒適，可巧她回國來了。我爲有人可依賴了，胆子格外小起來，什麼主意也沒有了，不但我這樣，連他也如此。

站爲了我們也很忙，這種尋常感情方面的，她並沒有方法拒絕我的。

但是她的週圍的芒刺都立起來了，牠們在想法刺牠了，刺了牠的肉身，更深更深地刺穿牠的心，呵，殘忍的相向呀！

芒刺呵，你們利用她的溫順，她的情感，增長你們的力麼？那算得什麼力呵！這種力只有使你們並不堅硬而且有破滅的一天的，然而我們仍舊是這樣的互相提攜，並不隔絕的！

九月六日

聽說他頭痛很利害，我又硬不起心腸了，睡眠也好像沒有，腦子裏非常的清醒。

耐煩的等着天亮了。我喫了一碗薄粥，就趕上了旅途。

到了醫院，走進他的房，他不在那裏，分明知道他是洗澡去了，然而心裏偏

不那樣想的簡單。以爲他又發生什麼病痛了，所以坐在那間房裏，心裏又是上下不安的利害！

聽見門口有一架椅子推來了，我立刻去開了門，他好端端地坐在椅上，我說

「啊呀，你這樣長久——洗個澡。」

他等看護走了，他便伸着兩隻手來抱我，眼睛有點紅了。

「呀，我只有兩天沒來看你，昨天因爲去替你看醫院，回來已經太晚了，而且我累得不堪，請你原諒我！」我求恕似地說了。

「我看了你的信，晚上氣得不能睡。」他說時嘴又撇起來了。

「抽屜裏那張紙不是你寫的麼——」我應該樂觀的活着，爲了我可憐的愛人

「你常常那樣自解的了解我就好了，我心裏非常感激你呀！」我的心裏一酸，好像要滴出淚來了。

「寶貝，醫生說過了，我的頭痛不要緊的，今天他驗出原因來我就可以決定以後怎樣辦了！」

「是的，等天熱一點，到鄉間醫院去住住看。」

不，醫生說，我再在此地最多住幾星期好了，有病也不要天天住醫院，總住醫院，我的勁都萎靡了。我想，我還是不能離開家，一個人總得有個甜蜜的家呀！」

「我實在不想娶你了，有家你就磨我，我不能隨意做我的事。」

「那樣好了，我自己住一間房。我們的家再佈置得美麗些，我們兩個也不要天天圍在家裏，常常跑出去玩玩。省得在家裏嘔氣！我不再磨你了！」他很快樂地躺着說。

「那樣好！你休息一下罷，再說罷！」

他閉着眼睛睡着，常常睜開眼來看着我，他微笑的樣子，又是想着甜蜜的家了。

吧。

我坐在搖椅上，傍着他的床。

「我應該再用力一點，把我們的家佈置舒適些。他答應我，不再磨難我了；我可以找點時間寫寫文章。呵，沒得寫也罷，只要他給我這樣的甜蜜，永遠蘊藏在心頭罷！」我靜靜地這樣想着，精神也覺得爽快似的。

他睜開眼看看我，他說：

寶貝，你不累麼？靠在我的手臂上來睡一下吧！」

「不呵，三點鐘就得走了，你不是教我送稿子麼？」

「三點鐘走麼？太早了。或我再睡一下，我送你出去吧。」他說着伸手拉着我的手，好像我要偷偷地跑了似的。

九月十八日

昨晚，我覺得肚子有點脹得難受，所以不能夠睡眠。今早渾身都像被冷水澆著，心裏也好像在顫抖著，真是難受。這樣子是不能走許多路了，不去能看他了！

但是心裏總是不安定，坐在椅上，很想寫一點什麼，然而一點意思都沒有，想得很好的意思，全跑掉了。我想，什麼也不要做吧，好好地去睡一下，使得身體回復過來，明天好去看他——他在醫院裏一個人，是非常寂寞的呀！

這時候有人來按門鈴，走進一個汽車夫，手上持了一封信，我連忙接過信來瞧，心裏是跳得很利害！

正是他從醫院寫來的。

「我因為在此地連着幾晚睡不好，望你帶錢來，想今天出去。所以派汽車來接你。」

我心中才輕鬆了，忙着披了一件衣服就到醫院去。

他在床上睡着，看見我去，眼裏又淌出眼淚了，他的心裏總是那樣淒涼！我摸着他的頭覺得很熱，我說，「怎麼發熱了，昨天不是很好的在外面玩麼？」

「我一夜沒有睡，因為看護將冷布裹着我的身子，覺得太涼，渾身都有點發抖，他們有些蠻呀！」

「眞是的，你的身體一點不能受涼的，只有我知道，你怎麼不對他們說呢？」

「我的身子被他們用涼布包着，一點不能動，他們那裏聽我的吩咐呢！他們奉醫生的命，是不敢拒絕的。」

「我看你今天不要回去罷，到家裏病着，我也沒有一點辦法呵！」

「是的，今晚你在這里陪我好了，我可以睡一晚。看護都說，我睡不着，是在想家呢！」

我在醫院過宿。

九月二十日

天好像陰了起來，我爲了要去看衣，很怕天下雨。

呵，天氣很好，蔚藍的天，天鵝絨似的白雲，在天上浮過，我在路上走着，感到秋意了。我的心事減輕了不少，腳也健起來了。

衣從田壠上散步回到房裏，剛剛預備睡下休息着，我到了！他非常歡喜。他說：

「天氣真好呵，這樣的天氣，真適宜游玩呢。寶寶，我想回家了。昨晚我睡不着覺，看誰都笑着說我想家了呀，」

「你的小狗，這幾天長大了，天天從房裏跳到院裏去，也好像很寂寞呀，沒有可愛的王人去喂牠們呢！」

「家裏多好呀，有小狗玩玩！」

「回家也好，等我把洗澡房裏裝個火爐，你好多洗澡，不會受涼，不會傷風。醫院裏用洗澡的方法，對於你很相宜，我們到了家，仍舊繼續着洗澡便好了。」

他聽着我說話，時時用眼睛望着我。他說：

「寶寶，你的臉怎麼這樣紅呀！」

「啊，這房子太熱了！」

「不，天氣好，女孩子就格外可愛了！」他笑得很可愛，我便伸出舌頭來，舐舐他的臉。

「你也可以愛呢！」我說着，便按着，讓他睡下，教他好好地休息着。

午後他覺得困乏得很，他說：

「你在這裏，我困乏得睜不開眼，等你走了，沒有人睬我，我便興奮得不能睡。」

我說，「睡一會，我們到田隴上去走走，去看看田野的顏色去！」

「呵，你也來騎一下罷！……」

我想，在醫院裏，究竟不方便，如果看診走過，看見我們兩個人，懶懶的睡着，像什麼樣呢？我不敢答應他，我說：

「你睡吧，我不大困乏呢！」便取了一本新生看着。

九月二十四日

風啊，盡量的吹着，雨絲亦不斷的飄着，我滿不在意，挾着兩個麵包，上了旅途。

我仍舊想像每天一樣，很早的到了醫院。

但是在路上，雨下得更大了，大風雨像暴君一般，把我渾身都打濕了，想着那遙遠的旅途，怎樣走了去呢？好像一塊鉛鐵壓在心上了。雖然他在醫院是平安

話，我們想見也許沒有什麼談話，然而，我每天所希求的畢竟是他。除此以外，一切都丟在腦後了。

地呵，你真不懂事啊，使得我們都感着寂寞難受！他也許看見大雨，會猜出我不能去的原因來，但是我的心，感到極度的空虛。

這樣獨自在房中，看看報紙，都好像多事，而且沒意味似的，只癩癩地，寂寞的睡在牀上了。心想，如果能夠睡着，做一個相會的夢，便是我所希求的幸福。

九月二十五日

今天又是滿懷着高興，要起早去看看信，但是雨更大了，我很着急，阿萬在傍邊安慰我說：

「雨今天會停了，看！那邊的天亮起來了。」

我聽了她的話，彷彿安慰了許多。我坐在椅上，只是望着天色，祈禱牠更亮起來，雨可以停止了。

雨果然小了，只有絲絲的細雨，我忙著帶了一包衣裳和兩個麵包出門了。隔壁黃先生在窗口，望見我了，他笑着向我點點頭，說：

「你又去了嗎？」

我真高興，路下水是很深，每天走的那條電車路，是被大水淹沒了，我坐人力車趕到徐家匯，但是，那邊的水更大了，電線桿都淹去半截。沒有一樣車，可以直達醫院的，我情願出五塊錢給汽車行，還是不能送我到醫院，我有什麼法想呢，我只有回頭走了，然而心裏是更淒楚了。

我想，不能去，找一個電話和他談談罷，然而電話也打不通。我真担心了。我忽然神氣過敏了，我想，假如今天他真又不舒適了，或者又吐血了，我不去，他怎樣好呢？

呵，病人的寂寞，只有我深深地了解。

我冒着細雨回家了，我好像一個頹喪的人，滿懷着灰色的心情，無力地坐在家裏了。阿高端出一杯熱茶，叫我喝了，她一邊替我脫去濕衣服，濕鞋子，我又寂寞的睡了。

阿高把門帶上了，她走時對我說：

「想吃點什麼呢？我去燒來！耐心的等着吧，明天一定會晴了。」

我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，阿高便給我一線希望，她每次都是這樣。有時她的話很堅強，然而有時她的話，也好像在那裏欺負我呢！

我望着窗外的雨，只有流淚了。

九月二十六日

今天果然天晴了，阿高勝利了，她高興地跑到我房裏來，替我找出一件鮮藍

請衣服來。我說：

「我不歡喜穿呢！」

「啊，人家都穿得很時式，只有你太舊了，總不做新衣衫，怪不得先生常吵，說你的衣服不好看呢。」

是的，我最歡喜我穿得好，然而我總爲了太奢華，沒有多大意思。我只希望不要穿破衣裳就好了，我的希望只有這樣小。我對阿高說：

「人家和我不同呀！她們要上跳舞場，戲院，不穿好的，她們就不走了。我呢，天天是忙得很。如何有心思做衣裳！」接着又說：

「快點吧，拿件布衣服來肥！我早一點看見他，什麼好東西，我卻不要！」

「阿高嘆了一口氣走了。她替我去叫車了。」

到了靜安寺路，才知道公共汽車仍舊不能通行，那邊的水仍舊很大。不過汽車可以勉強走了，我便叫了一輛汽車。

到了醫院，他正在洗澡。我在弄口等了許久，看護才推着他出來，他看見我，連連地叫我，我便去推着他到房裏，看護笑着走了。

他欣慰的擁抱我，溫柔的吻我，他太歡喜了，眼淚也流下來了，他說：

「寶寶，我們讓大水，將我們分開了兩天，我想你呀！昨夜又不睡了，擔心你病了罷。」

「寶貝，請你不要這樣記掛我！我近來很好呢。昨天想來時，但水大不能過來，有什麼法子呀！……」

我在他懷裏流淚，讓他睡下，蓋好被。他只是興奮的拉着我，他說：

「口望你，一直望到晚，想你來看我，我替你等了許多好水菓，」
他也伸出手來又抱我。

你絲絲的雨，把我們的心織得更密，更緊切

太快樂極了。

從醫院出來，路上已經昏暗，樹木站在兩旁，好像排列的人呢，我有時竟怕起來了。聽說這條路上，出過劫案。我低着頭，向前走，不敢看什麼。

到了公共汽車站，雜貨店的老板娘，她對我說：

「將纔開過去了，他怎樣辦呢？今天沒有車了。」她似乎也替我着急了，她說：

「你怎樣回去呢？」

我只是默然。後來我說：

「你們這裏有電話麼？」

「醫院裏有電話呢。」

我望着那一片黑路，真沒有勇氣再回到醫院去，如果我看見我這樣曉，還不能回家，他將怎樣着急呢？

正在想着，看見那一片黑路上，來了一對昏暗的燈光，我心想得救了，一定是從醫院出來的汽車，只好求他們把我帶走了。

車上坐的是醫院的看護，她們看見我，便把我拉上了車。我算是平安的回家了。

後記

衣在醫院住到十二月初四日，回來過年。他重了十幾磅，臉兒也紅胖得可愛了。我每天總去醫院看他，早出晚歸，成爲一定的功課。九月二十七日以後，沒有記日記了。

衣在醫院的時候，那個日本看護婦最喜歡他，她是一個很漂亮少女，說的滿口英語。

她待衣最好，簡直待弟弟似的，她每天一早把溫度表送進衣的口中，衣總報以微笑。的確，衣有點「樂不思蜀」了。

她說，「Your husband is very kind to me」我聽了有些妒忌。但我很感謝她，她待衣真好。

衣回來了，家裏一切都充滿愉快的顏色。那晚，我們很早的睡了。

地，怪難受的。」

枕上，衣說，「現在，我是你的了，在醫院裏，總覺得不放心，好像孤單單的，我們談得很舒服，手和口都忙極了，在黑暗的被裏，我們倆化作了一個，不能分離的呀！」

——愛日記三種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蓉版

曙天日記三種

每冊定價國幣二元四角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者 吳曙天

發行人 穆伯廷

發行者 復興書局
成都祠堂街

印刷者 復興書局印刷廠

總經售 成都北新書局

地址 祠堂街

35

